

一过龙门

杨 莹

童稚时候，便知“鲤鱼跳龙门”一说，那时只当是水中生灵翻腾作戏的图画，龙门也仿佛高悬在云头。今年夏日，我亲临了山西河津的大梯子崖，龙门赫然就蹲踞于黄河最窄的咽喉处。轮船驶入这传说中的险隘，船身轻颤，水声激越，仿佛天地也在屏息。人在船中，仰观两岸山势虽显逼人，河道却未想象中那般局促狭窄，水流倒也从容。此情此景，恍然间自己竟似化作了那传说中奋力一跃的锦鲤，正借船身之力，安然“过”了一回龙门。这是我从山西第一次看黄河，便如此亲历了它的雄浑。

船行水上，黄河水真黄、真稠！浓稠得仿佛是搅不开的岁月，船上有人望着这翻滚的浊流，禁不住惊叹：“这河水，稠得像刚磨好的芝麻酱！”此言一出，引得众人会心一笑，细看那水面，在烈日下卷着千古泥沙奔涌向前，厚重凝滞，确有几分开那深褐色浓浆的神韵。

望着眼前这浓稠得化不开的“芝麻酱”，一股沉甸甸的历史悲怆猛地攫住了我的心。这浑浊的河水，瞬间将我找回多年前为创作长篇小说《奔向光明》而深入探访的那段血火记忆——那便是流传于秦晋大地的“八百冷娃跳黄河”。为还原那段可歌可泣的抗战史，我曾与西北大学研究抗战史的专家一起，跋山涉水，寻访当年亲历的老兵。白发苍苍的老者，用颤抖的声音为我们揭开真相：那并非绝望的自戕，而是在寇敌重重围困、弹尽粮绝之际，一群年轻的关中子弟兵，怀抱葫芦、门板，毅然决然地跃入这滔天浊浪！老兵浑浊的眼中迸射出当年的火光：“河水太急了！像开了锅的滚油！那黄泥汤子，稠得能糊住口鼻，喘不上气，跟掉进浆糊缸没两样……呛一口，肺管子都像被黄土塞死了！”此刻，船下翻滚的“芝麻酱”，仿佛不再是趣谈，而是当年那吞噬了无数年轻生命、令人窒息的泥浆漩涡。八百个鲜活的生命，就在这浓稠如酱的黄河水里，谱写了一曲宁死不屈、以身为盾的壮烈悲歌。这浊浪，每一滴都浸染着忠魂的热血！

心头蓦然涌起万千感慨，竟不自觉地想放声高歌。同行的歌者纪小燕也心有灵犀，我们便搜尽胸臆，把所知颂扬黄河的曲子唱了一程又一程，歌声与这“芝麻酱”般浓稠的浪声相和，仿佛有魂魄在浪里腾跃。两岸风景扑面而来，最攫住我目光的，是岸边碑石旁

那架直插云霄的梯子，如同天梯般垂落人间。船一泊岸，我迫不及待地奔向它，在梯下徘徊留影，久久难离，巴不得当时就飞身登顶，去见那龙门口的真容。

此情此景，不免想起一位本该同行的挚友。政协开会时，总坐在我身旁的杨晨委员，正是杨虎城将军的外孙女。临行前，我们兴致勃勃地相约共赴龙门，她却忽然接到紧要电话——有北京贵客到访，须臾离不得身。电话那头，她语带万分遗憾：“真不巧！你先去，替我好好看看，回来细说。龙门，我们下次定要同去！”此刻，这壮阔的黄河、神秘的梯子崖、即将登临的龙门之巅，连同那沉入河底的历史悲怆，都蒙上了一层未能与知己同游的淡淡怅惘。

次日，我终于登临龙门之巅。立身于绝顶俯瞰，景象陡变！昨日船行其下尚觉宽阔的水道，此刻方显本相——龙门口豁然洞开，两岸千仞峭壁森然相逼，如巨神斧劈，硬生生将浩荡奔涌的黄河挤入一道窄窄的石罅。河水在此骤然收束，激流奔突，撞向石壁，其势如崩雷震怒，声震峡谷。群峰狰狞，如天地裂开的“伤口”，陡峭险峻，使人望之心惊神摇，几乎窒息。此处是咽喉锁钥，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生死之地。想那金戈铁马，烽烟蔽日，多少王朝兴替的鼓角曾在此回响？多少英雄豪杰的血肉曾在此浸染黄土？便是到了烽火连天的近世，此地亦是屏障天险。

念及杨晨委员，更念及她血脉所系的故里英魂——当年，杨虎城将军麾下的三秦子弟，也曾在此据守，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不屈的长城，护卫黄河，死战不退，不让日寇的铁蹄轻易玷污这母亲河的激流！这一线通道，这怒吼的龙门口，竟真真切切地系着万里河山的安危存亡。而此刻，脚下这奔涌咆哮、浓稠如酱的黄河水，更让我仿佛看到无数身影——有杨部浴血的将士，更有那怀抱葫芦跃入浊浪的八百冷娃，他们汇成了黄河不屈的魂魄！

极目远眺，视线越过脚下奔腾的浊浪。东岸，是山西河津的莽莽苍苍；西岸，便是陕西韩城的沃野田畴。一水如带，蜿蜒其间，将秦晋大地温柔地分隔，却又以最深沉的力量将它们紧密相连。韩城、河津，两座古城隔河相望，不知已默默对视了几千个春秋？岸边的灯火，夜夜辉映；渡口的舟楫，岁岁往来。

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守着各自的田园，却共饮着这一河浓稠如酱的黄河水！这水，滋养着两岸的麦浪与高粱，也融进了秦人的刚烈与晋商的坚韧。龙门天险在此，仿佛是大自然特意为此对“兄弟”设下的共同关隘与精神图腾——无论风云如何变幻，那涛声里日夜回响的，是两岸儿女共同的呼吸与心跳。

我伫立良久，凝视着这壮丽山河，胸中渐渐涌起洪流。黄河啊，我父辈的骨血曾在你的浊流里滚过，我们这一代则在你浩荡的呼吸中成长；而我们的子孙，也注定要承袭你浊浪里沉淀的刚健魂魄，奔赴未知的远方。龙门之巅的风，带着历史的硝烟与河水的腥气，吹拂着每一个立于其上的“黄河儿女”。

仰望着峡谷间奔腾不息的黄河，我终于明白：所谓“跳龙门”，那龙门原非悬于九霄的神迹，而是深镌于血脉里的暗礁。它就在这山穷水尽处，就在那浊浪排空时，在祖先于荒旱与洪流间挣扎的每一道掌纹里——纵使身如鲤鱼，或怀抱葫芦跃入死地，一旦奋起，便是在命运之渊上腾跃，每一寸逆流都撞响生命的洪钟；纵使龙门依旧高悬，我们却早已在无数次的挣扎与泅渡中，把祖先的骨气化作了脊梁里的龙骨。

此身所立处，黄土深厚；血脉奔涌中，黄河的铜汁（或曰芝麻酱）正永远流淌——龙门口惊涛拍岸，浊浪深处，无数个渺小又倔强的我们，正以祖辈的姿态游向大海。

然而此行，终究是匆匆“一过”。船行其下的宽，峰顶俯瞰的窄；昨日歌谣的畅快，今日历史的沉重……这龙门，这黄河，仿佛只向我掀开了帷幕的一角。

心底有个声音越发清晰：此处的山水魂魄，绝非一朝一夕可参透。念及山巅所想，念及爽约的杨晨委员，念及那隔河相望、同饮一水的韩城与河津，更念及那未曾谋面却血脉同源、精神同流的守卫者，以及那怀抱葫芦、跃入浊浪的八百冷娃，一个坚定的约定已然成形：龙门，我必当再来！

那时，定要挽着杨晨委员的手，立于这秦晋之交的龙门口，更从容地贴近你的胸膛，共同倾听你千年的脉动，也告慰那深埋于此的忠魂——看，黄河儿女，代代不绝，正以各自的方式，跃过命运的一道道龙门。此水不竭，此魂永在！

安康守夜人

陈俊东

暮色漫过兴安门时
那盏灯，就亮了
在闹市门洞的褶皱里
像汉江上空的星星

书香飘过的声响
轻叩着雄襟上的青砖
你把秦汉的明月
读进一行诗经

他从一本散文集里
触摸到秦巴湿漉漉的风

灯影默默无语
只把文字的温度
富硒香茗的味道
递给每个低头的身影
城门守着安康的夜
灯守着，每个心里有光的人

南羊山，秦岭最后的密径

姜 华

一座山化身为羊，吞吐了多少岁月潮声
林中随便一声鸟鸣，都让人沉重地
抬不动脚步。一线天疾走的风
把越野车追赶成一只野兔。一条道
弯曲在山谷中，探山者惊讶的表情
被河谷里狂奔的云雾掠走

我还在寻找，一把穿越南羊山秘道的
钥匙，大自然设置的认知
悬崖，让一群后世之生们终生
难以逾越。有迎亲队伍的野唢呐
在山道中与我们撞了个满怀

美人隐身雾中，怀抱琵琶

1980米，这是个让人仰望的高度
一座蓄满朝朝风雨的山，似一位智者
坐在汉江北岸，至今仍在讲述
岁月如尘世轮回，多少蓬勃的希望
于无声处，此消彼长。山里陡峭的风
吹落了多少草籽和鸟鸣

我听到车辆穿越山体粗重的喘息声
而南羊山，气定神闲

凌霄花

张桂英

水泥缝里伸出绿色的小手
迎着烈日爬上斑驳的高墙
草木在热浪中呢喃叹息
你却笑着摇响橙红的风铃

不求肥沃的土壤
不惧灼热的阳光
一根细藤就是全部行囊
向着蓝天尽情生长

暴雨来过又怎样
抖落水珠迎风怒放
骄阳越是炙热滚烫
花朵愈发绚丽鲜亮

大街小巷的围栏墙头
燃起一团团火焰

照亮了潮热沉闷的世界
仿佛太阳落在了身边

枝叶在烈日下昂扬
根脉在泥土里低语
给裂缝一点希望
给炎热一抹清凉

坚韧的藤蔓带着梦想
迎着朝阳奋力向上
用生命丈量远阔的天空
每一步都留下金色的印记

当蝉鸣蛩吟渐渐疲倦
她依然举着灿烂的伞
拥抱着轻轻走来的秋天
带着夏的热烈和温暖

初 秋

周 震

出伏后，
立秋的背影已淡。
而天气的热忱，
似青春懵懂的爱恋，
未曾消散。

静候蝉声渐倦，
将叶脉催染成金黄。
待那飘零一瞬，
你足音轻响，
踏上苔痕漫漶的小径蜿蜒。

春日的灼灼桃花，
曾醉过谁人顾盼？
夏末的最后一朵玫瑰，
何尝不是半阙凋零的梦幻？
我伫立在季节的渡口，

当夜露凝得更深，
我披衣推门而出。
左手，擎起一盏暖光，
晕开在橘黄色的，
宣纸灯笼边沿。

延凤路的四季“枫”情

秦 川

在西安阎良，延凤路如鎏金的时光长廊，150棵枫树以绯红、翠绿为笔，将四季写成流动的诗篇。它们历经三十多年的风雨洗礼，早已成为阎良的标志性存在，用四季轮回谱写着一曲曲美妙的自然乐章。

春：萌芽的希望

当春天的第一缕微风拂过延凤路，沉睡了一个冬天的枫树仿佛被温柔唤醒。起初，只是一些若有若无的嫩绿，从枝头悄然探出头来，像是个怯生生的孩子，好奇地张望着这个世界。这些芽苞裹着蜡质鳞片，在春寒中谨慎地舒展。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芽苞迅速生长，十余日后，便舒展成了小巧玲珑的嫩叶。每一片叶子都鲜嫩得仿佛能掐出水，绿得纯粹而透亮，在阳光照耀下，闪烁着生命的光泽。微风拂过，嫩叶轻轻摇曳，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宛如它们在轻声诉说对春天的喜爱。

此时的延凤路，因为这些新生的枫叶，弥漫着一股清新的气息。路过的行人，都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被这蓬勃的生机所感染。而路边住户们栽植的各色花儿也绽放着，它们与嫩绿的枫叶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五彩斑斓的春日画卷。

夏：繁茂的热情

夏天，是延凤路最为热闹的季节。枫叶愈发繁茂，层层叠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片浓密的绿色天幕。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地上布满了细碎的光影，如同跳跃的金色音符。

每一棵枫树都像一把巨大的绿伞，为过往的行人和车辆遮挡烈日。走在延凤路的树荫下，凉爽宜人，偶尔有几缕阳光调皮地钻进来，落在肩头，带来温暖却不炙热的感觉。树叶在微风中欢快地舞动，发出哗啦啦的声响，仿佛在演奏一场盛大的夏日交响曲。

这个时候，枫树的颜色也由浅绿转为深绿，那浓郁的绿色，充满了活力和热情。鸟儿在枝头欢唱，它们把这里当成了乐园，在茂密的枝叶间穿梭、嬉戏。路两旁的店铺生意也格外红火，人们在这清凉的环境中享受着夏日的悠闲时光。

秋：绚烂的华章

秋天，无疑是延凤路最美的季节之一。当秋风轻轻吹过，枫树像是收到了大自然的信号，开始了一场华丽变身。原本翠绿的叶片，渐渐染成了绯红。起初，只是边缘泛起淡淡的红晕，随后，红色迅速蔓延，直至整棵树都被染红。150多棵枫树同时变色，那场面如梦如幻。远远望去，延凤路就像一条流淌着绯红色的河流，红得似火，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秋日盛景。每一片枫叶都像像是大自然精心绘制的艺术品，脉络清晰，色彩鲜艳，在阳光下闪耀着迷人光芒。

随着时间推移，枫叶开始纷纷飘落。一阵秋风吹过，无数片枫叶在空中翩翩起舞，如同一只只红色的蝴蝶。它们旋转着、飘荡着，缓缓落在地面上，为延凤路铺上了一层厚厚的地

毯。走在上面，地上发出沙沙的声响，仿佛与秋天亲密对话。孩子们嬉笑玩耍，追逐着飘落的枫叶，我将这美好的瞬间定格在记忆深处。

冬：寂静的守望

冬天，寒风凛冽。当朔风呼啸而至时，延凤路的枫树褪去了繁华的外衣，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然而，这些枝干却有着一一种别样的坚毅与沧桑。它们在寒风中屹立，像是忠诚的卫士，守护着延凤路，守护着这座城池。

雪花飘落的时候，延凤路又呈现出宁静的景象。洁白的雪花纷纷扬扬地飘洒在枫树枝头，枝干披上了一层银装。整个延凤路仿佛变成了一个冰雪世界，静谧而美丽。偶尔有几只麻雀停在枝头，打破了这份寂静，它们叽叽喳喳的叫声，更凸显出冬日的宁静。

虽然此时的枫树没有了春夏的繁茂和秋天的绚烂，但它们在寂静中积蓄着力量，等待着来年春天再次苏醒。这些沉默的守望者，年轮里镌刻着城市的记忆。每一棵枫树都承载着岁月的记忆，见证了阎良的变迁与发展。它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轮回与坚韧。

延凤路两侧的枫树，在四季的更迭中变换着模样，为阎良增添了无尽的魅力。无论是生机勃勃的春天、热情洋溢的夏天，还是绚烂多彩的秋天、寂静守望的冬天，延凤路的枫树都以其独特的姿态，吸引着人们的眼光，触动着人们的心灵。它们不仅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更是阎良人民心中一份深深的情感寄托。

呼伦贝尔大草原秋景

马金瑞 摄



江南水乡 徐亚莉 摄